

## 樱吹雪



一阵不经意的轻风，樱飘落，万点雪，尽得不语不语的大自在，又似开一场无声之音乐会，点点音符均在心扉之上。

天地间有种默契，是让美好短暂，懂得握不住的、留不下的，为常态。于是，明明花

瓣飘过，眼前掠过的竟是雪朵的刹那明灭，万物的深沉简单。张岱泛舟西湖的清冷，晏殊袖手观双燕飞于微雨中，陶渊明抬头望南山，那种沉默的交响如雷贯耳。

最优雅的诗是轻轻地鞠躬，不说一声再见。而你，任由她驻足心间，希望用终极的思念铸成一种不容消散的美好，即为大珍重。

只是风雨总是来得很快，比你想象得更迅速。一年能得几日看？于是，有人五点起来，到鸡鸣寺前把风雨里的樱花拍个遍，也有人叹惜看不到樱花在阶前明月下的盛景，梦里萦回。满眼的轻盈若承载起风雨无情，再淡的笔墨也会点染出深意。生死转换之间，春秋代序，万物的规则是如此严酷，偏偏在春日如此生发的季节里交待。

“春雨楼头尺八箫，何时归看浙江潮？芒鞋破钵无人识，踏过樱花第几桥。”苏曼殊孤独地走过一座座桥，看风起，樱吹雪。此时的花雪，竟带来了无边的乡愁，浪迹天地间的游子独自面对生命苍茫，春花翻动起的，何止是忧伤。

樱在风里作诗，在雨水里透明了素心。爱过才知情重。一种人间有情，竟似庐山的烟雨，钱锺的潮，可以溢出哲学的长波，亦能起搅动心海的狂澜。花绽放，轻白雪。风再起时，你会怀念生命里飘过的哪几场雪？一寸春心，年年如是，不说别后相思。

## 斜桥头，清明风

■蒋根其

早上出门，姐姐的电话已经打来两趟，问走到哪了。我们两辆车穿过嘉兴城，到新塍镇上姐姐的裁缝店门口会合。姐姐果然早就等在那儿，脚边放着一把艾草。两辆车，五个人，往钱码头村的斜桥头去——昌鱼浜是我老家。

我们把车停在对浜口，特意想走一段路，看看农田里麦苗和油菜花的样子。妻子看着眼前平整的村道，轻轻说：“从前，哪有这么好走的路哦。”

再往前走，就是斜桥头。斜桥头的清明风，从田埂上吹来，带着新麦的清香。我站在田头，看见妻子蹲下身，掐了一株艾草在鼻尖闻。她没说话，但我知道，她也闻见了——老家泥土醒过来的味道。

想起以前，从老家昌鱼浜去斜桥头，路真不好走。走旱路要绕到摆渡口，得走上将近一个钟头；后来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摆渡口北面造了桥，不用摆渡了，可绕路走到斜桥头，也要一个多钟头。要么就摇船去，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船，橹声咿呀，水花哗哗响，半个钟头就到了，反倒比走路快。

我记得小时候过清明，头一站准是昌鱼浜东头，爷爷奶奶的坟就在那里。

那时候的清明，是从母亲半夜在灶间忙活的雾气开始的。糯米拌上刚采的艾草汁，揉得碧绿的，裹上豆沙馅，满屋子都是青草鲜灵的香味。天刚蒙蒙亮，我们就跟着父母出门，拎着青团、小菜、米酒，还有裁得方方正正的黄草纸，路上深一脚浅一脚的。

到了坟前，先拔草，添上新土，再摆好供品。大人们蹲在坟前，说话声音又轻又软，聊的都是家里的柴米油盐，末了总要说一句：“在那边，莫要挂念我们。”

我们小孩子跟着鞠躬，心思早飞远了，就盼着回去路上，能分到一口碧绿软糯的青团。

那时候不懂，坟前那缕呛人的青烟里，藏着大人多少放不下的惦念。后来母亲走了，她的坟就安在斜桥头。

如今车子能直接开到田头，省事多了。母亲的坟和叔叔的

挨得很近，他们生前互相帮衬着过日子，走了也安安静静做伴。

我们走到坟前。一年不来，坟上早已杂草丛生，野蔷薇缠得密密匝匝，满枝尖刺。我蹲下去拔，手刚握住一把草，腕子就被扎了一下，火辣辣地疼。忽然想起母亲生前纳鞋底，手指也被针扎破过，她就把手指含在嘴里，继续穿针。

好不容易清出坟头，姐姐摆上香蕉、苹果，还有青团和粽子。我把纸钱点了，风从田埂吹来，火苗蹿起来又压下去，纸钱卷着边，慢慢化成灰。姐姐把被风吹歪的花扶正，轻声说：“妈，叔叔，我们都过得好，你们莫挂念。”

说起来，这些年真是变了样。田地都包给别人种了，家里那条老船，早就烂在河浜底下。水泥路修到了田头，再来斜桥头，不用摇船、不用踩泥路了。祭品也变了样，摆上水果、糕点，还有一束花。纸钱香烛还备着，就小小一叠，意思到了就行。

上完斜桥头的坟，我们又转去安息堂，父亲的骨灰安放在那里。

父亲走时，镇上已推行火化，他那个格子的编号，我早就记在心里。从前每年清明，都是父亲最早催我们：“还不走？日头都升得老高了！”如今再也没人催了，我们静静站一会儿，姐姐擦去玻璃罩上的灰尘。

回到新塍镇上，日头已经很高了。女儿早订好了饭店，一张大圆桌，十二个人坐得满满当当。亲戚们从各处赶来，平时难得聚齐。一桌菜，吃得热乎乎。

我看着满桌的人，忽然想起母亲从前说的话：“一家人整整齐齐了，比啥都好。”

老家昌鱼浜的祖坟，今年又没回去。老家的房子拆了，河浜、田地都变了模样，可斜桥头还在。母亲在这儿，叔叔在这儿，安息堂里的父亲，也一直在。

路越修越好，车子越开越快，青团也不再用自己蒸了。可有些东西，比水泥路还牢，比艾草香还长。

妻子把剩下的半株艾草夹进钱包里。我轻轻握了握她的手。她没回头，我也没再说话。

风还在吹。斜桥头。

## 烧麦

■徐林峰

单位食堂早餐丰盛，橱窗里卧着一大屉刚出笼的烧麦，氤氲热气漫上来，把本就轻快的心情，又烘得暖了十分。

一同吃早饭的搭子都知道，但凡食堂有烧麦，我必是双份起步。今日也不例外：取一只白碟，倒上玫瑰米醋，再舀一勺地道的桐乡辣酱，标配一碗漂着油条碎、虾米与榨菜的咸豆浆，寻得清晨，便有了稳稳的幸福。拿起一枚烧麦，在醋碟里轻轻一滚，入口是开胃的酸，回味是馅心的鲜，咀嚼间尽是麦皮的软糯清香。搭子笑着问：“烧麦是你的最爱？”我边吃边应：“那当然。只是小时候，奶奶带我吃的，还要更好吃。”

记忆里，人生第一口正宗烧麦，是儿时祖母带我去乌镇吃的“四尔烧麦”。那时候，小镇没有外卖，更不知何为预制菜。只知道烧麦皮要亲手擀，肉馅要当天现买，馅里必得裹上皮冻，就连蘸醋的小瓷碟，都要同蒸笼一道蒸过，干净又温吞。也没有扫码支付，一笼烧麦五元，一碗豆浆五角，便是人间至味。

祖母带我吃烧麦，定是在大年初一。七八岁的我，被早早唤起床，换上盼了一整年的新衣新鞋。祖母也换上一身齐整干净衣裳，擦过百雀羚雪花膏，一手拎着烧香袋，一手紧紧牵着我。先去不远处的千年古刹福田寺烧香祈福，路上，她慢慢给我讲福田寺里身菩萨的传说。那时的我似懂非懂，小脑袋里还在天马行空：若是奥特曼来打怪兽，我喊一声变身，是不是也能定在原地不动？

祈完福归家，路上早已饥肠辘辘，前一晚的年夜饭也消化得差不多了。祖母便带我拐进隆源路的“四尔烧麦”。她总说，烧

完香要吃烧麦，新一年身体健康，读书聪明，期末拿了三好学生，还有奖励。我坐在店里，哪里还听得进叮嘱，两只眼睛直勾勾盯着那一叠冒气的蒸笼，香气裹着水汽，勾得人直咽口水。“小官宁，当心烫。”老板一边端上烧麦与豆浆，一边同祖母闲话。米白色的烧麦皮，像一朵轻轻绽开的花，顶端沾着星星点点的面粉——我至今固执地认为，皮上不带粉料的烧麦，算得正宗。中间开口露出肉馅，白的是冬笋，黄的是韭黄，下半截肚腹晶莹剔透，轻轻一晃，汤汁便在里面轻轻晃动。一口咬下，鲜美的汤汁瞬间在口腔里漫开，香热滚烫，我忍不住大呼：“烫烫烫！”祖母便在一旁嗔怪：“没人跟你抢，小鬼头，慢些吃。”年初一的烧麦，她照例点两笼，一笼十个，大半都进了我圆滚滚的小肚子。我总催着祖母也吃，她只笑着摇头：“不吃不吃，我今日吃素，吃得撑。”

后来我才慢慢明白，祖母有太多东西“不爱吃”：年初一的烧麦不吃，冬至的蒸鸡不吃，刚烧好收了膏的红烧肉也不吃。凡是我爱吃的，她都说不要。哪是真的不爱，不过是全都省给了我。

有些回忆，一想起来，眼前便会渐渐模糊，滚烫的泪会悄悄滑落眼角。如今，我的老祖母，只在一年四季的家祭里，化作烛光摇曳中的一声轻唤。父亲总会站在桌角，默默念叨：“老娘，回家吃饭了。红烧肉收膏了，鸡也炖得嫩，都是你爱吃的。”

一笼烧麦，一头是热气腾腾的清晨，一头是再也回不去、却永远温暖的童年。原来世间最鲜美的滋味，从不在馅料与汤汁里，而在有人把最好的都留给你。烟火寻常，思念绵长，此后每一口烧麦入喉，都是我与祖母，无声的重逢。

## 清明三处

幢两层的大楼里，住在框格中的往生者，是否真能安息？

尽管外公外婆的盒子上贴着照片和名字，但深埋在泥土中的遗骨还在那方土里。村干部曾说，坟墓迁走以后，这里就要重新规划，再不是你外公外婆的墓地了。我突然后，没错，安息堂中有许多往生者的小盒子，但作为外公外婆的特殊身份，他们真的算是迁徙了吗？

后来，每年的清明节我都不想去安息堂看望两位先人，总是忘不了深埋在那片泥土中的外公外婆。有人告诉我，你去原来已经平整掉的墓地祭扫是错的，你外公外婆的魂已经到了安息堂。但我似乎很难认可这一点。

在我十一岁的记忆里，外公睡在一个很大的棺材里，被四个壮实的抬杠手吃力地抬出了小楼，后面是呼天抢地的哭声，棺材被抬到停在河埠头的一条水泥船上，载着外公的水泥船驶出沈荡，去到南面乡下的那块墓地，那是油菜花开始褪色的时节，我跟着众人送外公到墓地，母亲是外公外婆唯一的女儿，作为长孙，那天的记忆深深刻在脑海里。

每年，我还是照常去南边的老墓地，尽管那里已无任何标记，但我改不了根深蒂固的习惯。去了那里以后，我又去沈荡老街。尽管沈荡老街正在发生深刻变化，但某些顽固的记忆并没有退化。

在外公离开后的几十年里，外婆一直居住在西市的老屋里。

那幢历经岁月的一楼一底老屋，几年前被政府收购，重新仿旧修建后，租给一户开

餐馆的。整个一条西小街，似乎都是做餐饮的。但我似乎还停留在另外一种气息中，那是外婆和那些曾经的街坊邻居们所编织出的烟火味道。

西小街热闹异常。外公外婆的老住处，南面已被推填的墓地，以及北面三牌楼的安息堂，都在召唤着我……心底烟雾缭绕，好似有纸烛在燃烧。

每个人，其实都有一个刻入记忆深处的印象版本。这幢小楼不仅是外婆外公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，也是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，我的驻足，是对童年、少年生活的深刻追忆。

当外婆孤独地离开后，这里的一切也随之结束了。

那一天，我见外婆躺在纸棺中，她即将离开。我的嘴唇在动，我知道说再见其实是再也见不到了。她是去找外公了。外婆五十七岁失去外公守寡，孤独了几十年，她唯一的女儿由于工作无法陪伴在她身边，而我从小就生活在外婆身边，算是抵了缺。我伴了外婆许多年，我们常在夜晚的时间里说话，我问过她许多关于沈荡的过往，在一些人文历史中，了解到小镇曾经的繁华。在传统祈福的香火中，突然听到了日寇飞机的轰炸声，大火在大街上熊熊燃烧，历史，硝烟弥漫……而今，我们曾经的一问一答，已经消失。

墓地、安息堂，我最熟悉的气息还是在那曾经的老房子里，每年的清明前后，都会来到老屋的旁边，重温那些气息，那些记忆常让我百感交集，难以自拔。

## 梨花记

的“天津雅梨”皮薄核小，水分多、口感清香、果肉细脆且鲜甜。那时吃梨，不像现在清洗过后还要削皮，我们在袖口上擦一下，就急吼吼地咬上一口。实际上，“雅梨”的真正名称叫“鸭梨”，它外形形部突起，形状类似鸭头而得名。可能文化之邦的秀水人家嫌“鸭”俗气，因而用文雅的“雅”。嘉兴人“鸭”与“雅”读音也差不多。

我吃这个鸭梨，也是被忽冷忽热的天气所赐。有年初冬，老天发了脾气，气温一下子降到零度以下，我棉袄棉裤还没穿上，感冒却上了身，一直不停地咳。父亲怕我咳出肺病，听说冰糖蒸梨效果不错，于是买了“天津雅梨”用冰糖蒸。只见他把梨洗净，切去顶部当作盖子，再借助小刀和勺子挖除中间的核，把冰糖放在梨的肚中，再把切开的顶部盖在上面，然后放在碗里隔水蒸。母亲让我趁热吃，用调羹舀一口入嘴，浓稠的汁水那叫一个甜。冰糖的醇厚甘甜，鸭梨的水灵清脆，经过蒸汽高温的融合，已化成独特的清甜鲜香。吃了几回这个冰糖蒸梨，夜里咳嗽明显好转。父亲说：“是药三分毒，还是土方子好。”

但“天津雅梨”不是每个季节都有的。后来我吃到了一种糖，叫梨膏糖。这糖微甜，吃到嘴里凉丝丝的，喉咙特别舒服。有趣的是，这糖不是店里买的，而是换糖担子挑到家门口换的。那年头，常有换糖担子走街穿巷，嘴里喊着：“破铜烂铁、牙膏塑料，换梨膏糖——”一声悠长的吆喝，立马引来馋嘴的孩童，纷纷跑上前去。梨膏糖既是糖也是药，不仅入口香甜诱人，还有清肺润喉的功效。

现在吃梨，已不局限于秋季，超市、水果

店一年四季都有卖，品种还是蛮多的。柜台上常年有新疆的库尔勒香梨、天津的鸭梨、山东的莱阳梨、河南的丰水梨、河北的皇梨、四川的黄金梨，现在又出了个新品种叫秋月梨。这些梨虽然都有香甜、水分多的特点，但也有一定差别。库尔勒香梨作为“西域甘露”，其口感味甜爽滑、酥脆爽口、汁多渣少。天津鸭梨果皮细腻、肉脆汁多、清香甘甜。皇冠梨则皮薄核小、果肉脆嫩、清甜而不腻口，还带有淡淡的蜂蜜香味。丰水梨脆嫩细腻、味甜汁多，咬一口就像喝鲜榨果汁一样。其他的梨果形差别不大，也就外皮颜色略有不同，吃起来口感大同小异。秋月梨是近几年人工培育的新品种，果实往往在斤把左右，肉质细腻、又甜又嫩，吃起来水津津的，没有渣感，价格也略高，人们探亲访友往往成箱地买……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春风轻抚过枝头，梨花便顺着风势，悄悄铺开一片雪白。不是张扬的红，也不是明艳的黄，是那种清透得像月光、像初雪的白。一朵朵、一簇簇，缀在嫩绿的枝丫间，把春天的温馨，开在了千亩芳华里。走近了看，每一朵花都生得极是精巧，五片花瓣薄如蝉翼，轻轻一碰便要颤上几颤。花蕊是淡淡的，像细巧的金粉撒在中央，与雪白的花瓣相映，便多了几分灵动，少了几分清冷。春风吹过，花瓣簌簌落下，像一场晶莹的雪，飘落在肩头，连空气都浸着淡淡的清甜。

正在果园干活的老农对我说：“梨花只是好看，梨头才好。你到七月上旬来，可以边采边吃，这个味道真叫好。”我笑笑说：“这里的梨头肯定甜，否则也不叫蜜梨了。”

■朱利芳

风雨来了，今年的樱花开得正旺时。

农历二月雨水多，用老人的话说：夜夜落雨日日晴，只为搞大几张叶。叶子当然是桑叶，世人大多数忙于生计，没时间去理会春花的烦恼。反正桃红柳绿的春天过后，红花落尽，果子结实，有个好收成，才是王道。

春和景明，波澜不兴。能够点起蜡烛看海棠的，是不愁吃穿的人。但吃喝不愁，不代表事事顺遂，心里的惆怅说不出来，卷的是心事。于是借物抒情，景只是镜子，映照出心里的山水往复。借着春花看年华，朱颜辞镜花辞树，不得了。花几乎就是青春的代言人，见花见人，见爱情，见生命的伤逝。

这样的情感，古今相通。

所有的春花里，樱花似乎特别容易让人爱怜。平时不事张扬，一开花，满树的银光散发开来，不是一朵，是一片，云蒸霞蔚，氛围感拉满。雪覆琼枝，若有艳阳映照，那种自带的光芒简直令人心都要化了。站在树下，看花朵朵，烂漫无意，堆云叠雪，醉意自生。

华枝春满之时，最担心别离。所以希望风雨慢点来，慢点来。

其实，春花的肆意也就几天的好光景。时候一到，不管风来不来，都会落下，无非姿态不同。樱吹雪，风起时。若在阳光下，一

■蔡东升

其实，我已经找不到外公外婆的墓地，那里前一阵子被平整为绿地，后来又成了水田。

几年前，在接到要平掉外公外婆合葬坟墓的通知后，我去了那个区域的村干部办公室，那是清明节的末梢。村干部说，在镇北边三牌楼的地方，已经建好了安息堂，我们这里有墓地的家属都把他们的先人迁进了安息堂。你看看怎么把你外公外婆的遗骨放一点到盒子里（村干部提供了两只硬塑盒）。我跟村干部提出我的意见：坟墓中的遗骨深埋，我们只在坟墓中象征性取两杯土，分别放入两个盒子中，然后拿去安息堂存放，村干部说此办法甚好。

取土那天，村干部派来了一辆挖掘机，我看着挖掘机慢慢开到外公外婆合葬的坟墓旁（墓中外公是在五十余年前土葬，外婆后来火化，他们合葬在一起）。挖掘机刨去最上面的一层土，我嘱咐司机尽量往深处挖一点土。坟墓中有着两位老人信息的泥土被分别放入两个盒子中。我和弟弟两人各自捧着盖着红绸缎的塑料盒，撑着一把伞，头也不回，越过田岸，直奔停在公路边的汽车，去安息堂。

把两只盒子放进安息堂中的框格后，我望着墙壁四周满满的盒子，开始怀疑这两杯泥土的象征意义。在传统观念里，入土为安是常规，为了不再扰动先人的灵魂，以前的迁坟也就是从一个土坑进入另一个土坑。把原本安静地躺在地下的先人，迁到一

■张进喜

阳春三月，我去钱塘江畔踏青，小年在乡间道路上缓缓前行，一望无际的白色小花深深吸引了我。下车问田间劳作的老农，他告诉我：这里是袁花镇的梨园村。望着白雪般的梨花开满枝头，不由想起吃梨的诸多往事。

老底子，地处江南水乡的禾城，水果的品种不多。勤俭路水果店常年摆放的，除了苹果、柑橘，恐怕就是梨了。这个梨也不是嘉兴本地的，柜台小牌子上写的是“天津雅梨”。金秋十月，水果多了起来，我不上大街也晓得，因为环城河码头上停有好几艘装梨的大船，吊机把藤编的梨筐吊上来后，平板车会拉到仓库，然后再发送到水果店里。

拉平板车的大多是中年大妈，她们上桥时非常吃力，往往头上青筋直爆，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。我常帮她们推车上桥，在推时我闻到了梨的甜香。当时，还傻乎乎地想，难道嘉兴没产梨吗？要从老远八只脚的天津运过来。

其实，江南水乡的嘉兴也有梨。《嘉兴市志》记载：“唐苏頌《图经本草》中曾提到‘御儿梨’，成书于南宋初的《曲洧旧闻》一书称，嘉兴的‘语儿梨’初号斤梨，其大者重至一斤……明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谓：‘御儿梨即玉乳梨。’可见嘉兴古代产梨颇为著名，宋代曾充贡品。”虽然嘉兴梨的品种历史上比较单一，但御儿梨品质甚佳，终因栽培管理失当，早已退化绝迹。

我小时候，勤俭路上的水果店离家不算远，平常日子父亲也不大会去买，但梨头上市了，他会去称上几只“天津雅梨”。记忆中